

Detoxification
of people

漆雕醒◎著

解毒师



她的血，是良药，也是毒药。

既可让人起死回生，也可杀人于无形！

一部深度解析天下奇毒的奇书！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Detoxification
of people

漆雕醒◎著

解毒 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毒师 / 漆雕醒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3

ISBN 978-7-5057-3686-3

I. ①解… II. ①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4078号

书名	解毒师
作者	漆雕醒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规格	787×1092毫米 16开 16印张 205千字
版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686-3
定价	32.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引 子



1

死亡是你的领域。

“是的。”

柳斌对自己脑子里冒出的这句话说，然后举起酒瓶，朝自己的喉咙里猛灌了一口。

这是个相当精确的评价，他很赞同，但不记得是谁对他说的。烈酒像一团火烧过去，刚从记忆里钻出来的一些东西被烧了个精光，他的脑子就更像是一片荒漠了。

他用已经开始模糊的视线看着房间里的几具尸体，他们被放置在白色的医用推床上，大脚趾头上挂着标示吊牌，上面写着姓名、年龄、编号，他们很安静，等待着他开始工作。

死亡是他的领域。

接收、登记、清洁、储存、看守……

这个工作其实有些像图书管理员，只不过要求某种特殊的敬业精神，酒是他的好助手。

他戴上口罩、帽子和橡胶手套，脱掉其中一具尸体的衣服。这是一个在手术中死去的人，和他一样，都是三十岁，只是看上去比他年轻许多。柳斌曾在藏区待了七年，强烈的日照使得他的皮肤黑而粗糙，加上蓄了一脸络腮胡子，

十分老相，人们只能从他浑圆壮实的胳膊上辨认出他的真实年龄。

死者腹部的缝合线都是新的，可以看出生前被很好地照顾过，连隐私部位都很干净，不需要花费他很多时间。

“现在是1988年1月12日下午1点14分。不要觉得划不来，你要想着你已经活够本了，好多人刚出生就死了，连自己长什么样子都还没看过呢……”除了自言自语，他也常常跟尸体说话，跟他们说些好话，这一行的老人说，你得好好跟他们说话，也许刚好哪一句话就让他们想通了，你是被安排跟他们说最后一句话的人，你得说好话。除了说好话之外，柳斌还会告诉他们时间，他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对于这些离开的人来说，知道最后的时间也是件很重要的事。

门外的走廊上传来推车声和脚步声。这说明他有了新的任务。

婴儿的尸体只占据推车的五分之一不到，襁褓散开着，身体暴露出来，她应该刚出生不久，比一只猫大不了多少，以至于没有人想到需要顾及什么尊严。

她的右肩上有三个针尖大的小洞，呈“品”字形排列，血已经凝固了，伤口周围微微浮肿发黑。

“被蛇咬死的？！”柳斌皱了皱眉头，同时拨开了小女婴的眼皮，后者的瞳孔已经放大了。

“嗯。”送尸体的小护士点点头，眼神里充满同情，“送过来的时候就没气了。奇怪得很，这大冷天的还有蛇！不是说蛇会冬眠的吗？”

柳斌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今年冬天来得早，月初的气温就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按理说蛇在两三度的时候就会进入麻痹状态。

“什么样的蛇？”

“我哪儿知道？！”小护士白了柳斌一眼，“毒蛇呗。还有一个伤员在昏迷呢，特奇怪，都没有被咬到，说只是碰了碰蛇身，那手指头黑得像腊肉一样，放了好多瘀血出来。”

“她爸妈呢？”柳斌往走廊上看，并没有发现其他人。

“不知道。是别人从大街上捡来的，现在的人哪……”小护士撇撇嘴，一副司空见惯的表情，她很不喜欢柳斌身上的二锅头味，伸出手夸张地扇动着，

“老柳！你又喝酒了？哪有你这样的，三十来岁就成酒鬼了，这儿是医院！你也是代表医院形象的，人家家属来看见你这样会怎么想？有点责任心好不好啦？！”她一边说着一边一脸嫌弃地离开了。

柳斌看着推车上的女婴。她闭着眼，但却像是在与他对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身体里仍然还有力量，在虚弱地挣扎着，只不过这种挣扎无法被肉眼看见。但医生自然是不会胡乱做出死亡判定的：她没有呼吸，心跳已经停止，颈动脉也没有搏动。柳斌看看屋子里的其他尸体，又看看女婴，他就是感觉不能把她和他们放在一起。

柳斌又喝了一大口酒，烈酒没有压下他心里的焦躁感，像是有一只与定时炸弹绑在一起的闹钟在他身体的某个地方滴滴答答地走，但他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响。很多人，尤其是一些敏感的人会对某件必须要做的事产生这种感觉——比如一个必须马上离开的地方，一辆必须赶上的车，一个必须打出的电话……事实证明这些预感总是不无道理。有时候人们因此躲过了一场可怕的泥石流，避免了一次车祸，或者抓住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柳斌继续之前未完成的洗尸工作，但他无法专心，总是忍不住要望向那具小小的尸体，每多看一眼，他的焦躁感就会变得更加强烈。

终于，柳斌把橡胶手套脱下来了。他走到推车前，伸手摸了摸女婴的腋下，竟然还没有完全变冷。柳斌喘了口气，急忙反锁了太平间的大门，戴上一双新的橡胶手套，小心地从女婴肩膀上的伤口里挤出一滴黑色的浆液，放到鼻子下闻了闻，接着，他跑到值班室拿出两个白瓷酒杯、一瓶白酒，将棉签放进白酒里蘸了蘸，点着，伸到酒杯里转了两圈，最后把酒杯扣在了女婴的伤口上，停了一会儿拔下。

这时候酒杯里已全是黑色的浆液，柳斌将女婴肩膀上的黑色液体擦干净以后，又把第二个酒杯当拔罐器扣了上去，如此反复数次，直到酒杯里的黑色液体全部变为红色，柳斌才停下来，从抽屉里扒拉出一个红色的瓷瓶，自里面倒出两颗黑色的小药丸，放到白色的搪瓷水杯里用开水慢慢化开，他用一把铁勺撬开女婴的嘴，把这黑色的药水灌了进去，但大部分的药水都从嘴角流了出来。柳斌便又化开两粒药，再次灌服，女婴仍然没有反应。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他觉得自己是在发疯，跌坐在地上，这疯狂终于令他感到筋疲力尽。

“对不起，我尽力了。”柳斌叹了口气，他想跟她说几句好话，但是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说不出来，他能跟她说什么呢？她大概连自己长什么样子都还没看过。

“今天是1988年1月12日，下午3点……”他突然愤怒起来，拽过离他最近的一把椅子，狠狠地砸到了太平间的大门上，门上的玻璃哗啦啦地碎落下来，有几片溅起，划伤了他的胳膊。

“咳……”

柳斌诧异地转过头，看着女婴——她微微张开嘴，咳嗽声就是从她嘴里发出来的，她的手指微微动了动，柳斌连忙伸了一根食指到那小手中，那小手便缓慢地握住了他，软软的、柔柔的，像是感谢，又像是祈求。

2

柳斌抱着襁褓走了半个小时，在一个偏僻而肮脏的小巷里停下来，把她放在了一个路灯的下面。

夜风穿过狭长的巷道，发出凄厉的呼号，像狼群一样应和着远远近近的同类。柳斌蹲在不远处的阴影里，屏住呼吸。如果这时有人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柳斌其实有一双捕猎者的眼睛。

一团红色正慢慢地靠近路灯下的襁褓，那是一只足有拳头大小的黑色蟾蜍！在它的斜对面，一条至少十公分长的巨型红头蜈蚣也朝着同样的目标小跑着。

柳斌跳了起来，蟾蜍和蜈蚣被两把手术刀钉在了地上，柳斌用半瓶二锅头将那两个正死命挣扎的家伙浇了个透，接下来包围它们的便是烈火。

“噗、噗”两声，两团浆液在火里爆开。柳斌厌憎地看着它们的残骸，他从怀里拿出一包生石灰，撒在了那些丑陋的东西上，又倒了些清水。空气里弥漫着难闻的味道，石灰把一切都腐蚀掉了。

柳斌把襁褓抱起来，里面的小家伙睡得正香，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果然如此！”柳斌喃喃道。

CONTENTS

目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 阴沟里翻船	005
第二章 · 乍暖还寒时候	063
第三章 · 殊途同行	095
第四章 · 泉雄	135
第五章 · 虫祸	183
尾 声	249

引子



1

死亡是你的领域。

“是的。”

柳斌对自己脑子里冒出的这句话说，然后举起酒瓶，朝自己的喉咙里猛灌了一口。

这是个相当精确的评价，他很赞同，但不记得是谁对他说的。烈酒像一团火烧过去，刚从记忆里钻出来的一些东西被烧了个精光，他的脑子就更像是一片荒漠了。

他用已经开始模糊的视线看着房间里的几具尸体，他们被放置在白色的医用推床上，大脚趾头上挂着标示吊牌，上面写着姓名、年龄、编号，他们很安静，等待着他开始工作。

死亡是他的领域。

接收、登记、清洁、储存、看守……

这个工作其实有些像图书管理员，只不过要求某种特殊的敬业精神，酒是他的好助手。

他戴上口罩、帽子和橡胶手套，脱掉其中一具尸体的衣服。这是一个在手术中死去的人，和他一样，都是三十岁，只是看上去比他年轻许多。柳斌曾在藏区待了七年，强烈的日照使得他的皮肤黑而粗糙，加上蓄了一脸络腮胡子，

十分老相，人们只能从他浑圆壮实的胳膊上辨认出他的真实年龄。

死者腹部的缝合线都是新的，可以看出生前被很好地照顾过，连隐私部位都很干净，不需要花费他很多时间。

“现在是1988年1月12日下午1点14分。不要觉得划不来，你要想着你已经活够本了，好多人刚出生就死了，连自己长什么样子都还没看过呢……”除了自言自语，他也常常跟尸体说话，跟他们说些好话，这一行的老人说，你得好好跟他们说话，也许刚好哪一句话就让他们想通了，你是被安排跟他们说最后一句话的人，你得说好话。除了说好话之外，柳斌还会告诉他们时间，他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对于这些离开的人来说，知道最后的时间也是件很重要的事。

门外的走廊上传来推车声和脚步声。这说明他有了新的任务。

婴儿的尸体只占据推车的五分之一不到，襁褓散开着，身体暴露出来，她应该刚出生不久，比一只猫大不了多少，以至于没有人想到需要顾及什么尊严。

她的右肩上有三个针尖大的小洞，呈“品”字形排列，血已经凝固了，伤口周围微微浮肿发黑。

“被蛇咬死的？！”柳斌皱了皱眉头，同时拨开了小女婴的眼皮，后者的瞳孔已经放大了。

“嗯。”送尸体的小护士点点头，眼神里充满同情，“送过来的时候就没气了。奇怪得很，这大冷天的还有蛇！不是说蛇会冬眠的吗？”

柳斌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今年冬天来得早，月初的气温就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按理说蛇在两三度的时候就会进入麻痹状态。

“什么样的蛇？”

“我哪儿知道？！”小护士白了柳斌一眼，“毒蛇呗。还有一个伤员在昏迷呢，特奇怪，都没有被咬到，说只是碰了碰蛇身，那手指头黑得像腊肉一样，放了好多瘀血出来。”

“她爸妈呢？”柳斌往走廊上看，并没有发现其他人。

“不知道。是别人从大街上捡来的，现在的人哪……”小护士撇撇嘴，一副司空见惯的表情，她很不喜欢柳斌身上的二锅头味，伸出手夸张地扇动着，

“老柳！你又喝酒了？哪有你这样的，三十来岁就成酒鬼了，这儿是医院！你也是代表医院形象的，人家家属来看见你这样会怎么想？有点责任心好不好啦？！”她一边说着一边一脸嫌弃地离开了。

柳斌看着推车上的女婴。她闭着眼，但却像是在与他对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身体里仍然还有力量，在虚弱地挣扎着，只不过这种挣扎无法被肉眼看见。但医生自然是不会胡乱做出死亡判定的：她没有呼吸，心跳已经停止，颈动脉也没有搏动。柳斌看看屋子里的其他尸体，又看看女婴，他就是感觉不能把她和他们放在一起。

柳斌又喝了一大口酒，烈酒没有压下他心里的焦躁感，像是有一只与定时炸弹绑在一起的闹钟在他身体的某个地方滴滴答答地走，但他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响。很多人，尤其是一些敏感的人会对某件必须要做的事产生这种感觉——比如一个必须马上离开的地方，一辆必须赶上的车，一个必须打出的电话……事实证明这些预感总是不无道理。有时候人们因此躲过了一场可怕的泥石流，避免了一次车祸，或者抓住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柳斌继续之前未完成的洗尸工作，但他无法专心，总是忍不住要望向那具小小的尸体，每多看一眼，他的焦躁感就会变得更加强烈。

终于，柳斌把橡胶手套脱下来了。他走到推车前，伸手摸了摸女婴的腋下，竟然还没有完全变冷。柳斌喘了口气，急忙反锁了太平间的大门，戴上一双新的橡胶手套，小心地从女婴肩膀上的伤口里挤出一滴黑色的浆液，放到鼻子下闻了闻，接着，他跑到值班室拿出两个白瓷酒杯、一瓶白酒，将棉签放进白酒里蘸了蘸，点着，伸到酒杯里转了两圈，最后把酒杯扣在了女婴的伤口上，停了一会儿拔下。

这时候酒杯里已全是黑色的浆液，柳斌将女婴肩膀上的黑色液体擦干净以后，又把第二个酒杯当拔罐器扣了上去，如此反复数次，直到酒杯里的黑色液体全部变为红色，柳斌才停下来，从抽屉里扒拉出一个红色的瓷瓶，自里面倒出两颗黑色的小药丸，放到白色的搪瓷水杯里用开水慢慢化开，他用一把铁勺撬开女婴的嘴，把这黑色的药水灌了进去，但大部分的药水都从嘴角流了出来。柳斌便又化开两粒药，再次灌服，女婴仍然没有反应。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他觉得自己是在发疯，跌坐在地上，这疯狂终于令他感到筋疲力尽。

“对不起，我尽力了。”柳斌叹了口气，他想跟她说几句好话，但是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说不出来，他能跟她说什么呢？她大概连自己长什么样子都还没看过。

“今天是1988年1月12日，下午3点……”他突然愤怒起来，拽过离他最近的一把椅子，狠狠地砸到了太平间的大门上，门上的玻璃哗啦啦地碎落下来，有几片溅起，划伤了他的胳膊。

“咳……”

柳斌诧异地转过头，看着女婴——她微微张开嘴，咳嗽声就是从她嘴里发出来的，她的手指微微动了动，柳斌连忙伸了一根食指到那小手中，那小手便缓慢地握住了他，软软的、柔柔的，像是感谢，又像是祈求。

2

柳斌抱着襁褓走了半个小时，在一个偏僻而肮脏的小巷里停下来，把她放在了一个路灯的下面。

夜风穿过狭长的巷道，发出凄厉的呼号，像狼群一样应和着远远近近的同类。柳斌蹲在不远处的阴影里，屏住呼吸。如果这时有人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柳斌其实有一双捕猎者的眼睛。

一团红色正慢慢地靠近路灯下的襁褓，那是一只足有拳头大小的黑色蟾蜍！在它的斜对面，一条至少十公分长的巨型红头蜈蚣也朝着同样的目标小跑着。

柳斌跳了起来，蟾蜍和蜈蚣被两把手术刀钉在了地上，柳斌用半瓶二锅头将那两个正死命挣扎的家伙浇了个透，接下来包围它们的便是烈火。

“噗、噗”两声，两团浆液在火里爆开。柳斌厌憎地看着它们的残骸，他从怀里拿出一包生石灰，撒在了那些丑陋的东西上，又倒了些清水。空气里弥漫着难闻的味道，石灰把一切都腐蚀掉了。

柳斌把襁褓抱起来，里面的小家伙睡得正香，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果然如此！”柳斌喃喃道。



第一章

阴沟里翻船

1

“你是他们的毒药，他们也是你的毒药。”

柳余乐与那双红色的瞳孔对视着，它们俯视着她。

“我会活。”柳余乐对它们说，像过去一样，说完这三个字她便醒了过来。她仍然没有看清楚梦里那个女人的样子。除了那一双红色的眼睛，诡异的红色，魔鬼的红色。

她睁大眼睛深呼吸，一、二、三、四，最后一口气吐出，她打开放在床头柜上的台灯。电子钟显示此刻的时间是2015年2月23日凌晨5点。

柳余乐坐起来，俯身把一双白色的塑料拖鞋拿起来，先使劲抖了抖，看了看鞋底，同时用手仔细地摸了摸鞋里，然后才将鞋套上，下床，扯过椅子上搭着的白色披肩，抖了几下，披上，走到窗边。

雨仍在下。路面几乎成了河面，被风击落的枯叶像无数艘小船。

柳余乐一把将窗户拉开。任由冰冷的、小钉子般的暴雨噼里啪啦地打在她的脸上，这是一张年轻但长期睡眠不足的脸，圆下巴，颧骨略高，大眼睛下有深重的黑眼圈，眼神冰冷老成，也与年龄不符，皮肤微黑，但还算细腻，鼻梁挺俏，周围有几处晒斑，没染过的黑发被剪得很短，发型师处理它的方式几乎

和对待男人的寸头一样简单粗暴，只需要随便梳梳即可出门，不梳理也没太大影响，性感宽厚的嘴唇使得她的神情里带有一股不自觉的桀骜。

雨水把她的睡裙都淋湿了。柳余乐关上窗，脱下披肩和白色的真丝睡裙，丢进床边的白色洗衣篮里，走进房间里的浴室，打开淋浴头冲洗身体，她的身材优美，虽然个子不高，但大腿修长紧实，有着漂亮的川字腹肌和肱二头肌，比例刚好合适，那是一种轻捷的强壮，丝毫不会破坏女性线条的美感，看得出来是健身房里的常客。

手机在响。

柳余乐连忙裹上浴巾跑出来按下接听键。

“柳医生，请马上返回医院，三号会议室，紧急会诊。”

2

皮肤科、外科、内科、病理科、解毒科。

十名医生，个个眉头紧皱。

“伤口全部化脓感染，背部、腹部有大量皮疹，颈部肌肉麻痹，意识不清，吞咽困难，呼吸困难，已经做了气管切开术，注射糖皮质激素，没有缓解。厌氧菌培养未见破伤风杆菌，排除破伤风，病人已经出现肾衰竭的迹象，不能大剂量使用抗生素，但外伤的感染又无法控制。”外科主任医师赵一飞焦躁不安，两条浓眉在额头挤出一个颇深的川字纹，“如果再拿不出方案来，这个病人分分钟都可能死。”

“出血热的症状比较明显，消化道出血仍在继续，止血药物对这个病人效果很小，白细胞总数已经超过标准的10%，淋巴细胞比例占到45%，很可能是细菌感染合并病毒感染。”内科主任董和的脸色也十分难看，“IGM升高，现在能确定有巨细胞病毒感染，可是单是这一种病毒，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损害。”

“我们这边，食物中毒和化学中毒可以排除，家属提供的情况和病理学报告都不支持。病人身上也没有被咬伤的伤口。”解毒科的组长秦苏看了一眼柳

余乐，他说话的语调无论何时都慢条斯理的，长相气质也是温文尔雅的，没有一丝着急，稳稳地剖析，但眼神却是犀利而锋芒毕露的，“可以确认吗？”

柳余乐没有点头也没有说话，病人身上虽然有不少伤口，但基本都是砸伤或是被玻璃划破造成的，不是咬伤或者蜇伤，她一一仔细检查过，连病人的头发和阴毛都被剃光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不敢下一个确定的结论。她的直觉不让她下这个结论。在她给病人做检查的时候，病人的眼珠总是不断地瞟向右侧，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的右侧只有一面墙，墙上什么也没有。

他的声带受了伤，无法说话——他是在用眼神告诉我什么吗？是有意识的动作，还是下意识的动作？他的眼结膜因为充血，几乎是鲜红的。

柳余乐还在思考，她习惯把一件事彻底弄清楚之后再发表意见，但秦苏不准备等她的答案了：“会不会是一种新型病毒？我建议再对伤口里的血液进行培养检查。”

“我觉得很有可能，”病理科主任曹南苦着脸，“如果是就麻烦了，恐怕要马上报告给防疫那边启动紧急预案。”

柳余乐皱着眉头，病人最初入院的原因是被倒塌的危房砸伤，但住院三天之后，却出现了大量与外伤无关的细菌感染及病毒感染的症状，伤口是经过严格消毒的，住的又是单人病房，可以排除医源性感染的可能，那么感染源在哪里呢？

护士孙美美冲进会议室大叫：“病人心跳没了！”

医生们一窝蜂地冲出去。值班医生已经在进行电除颤抢救了。屋外是病人孙伟的妻子，哭得站不起身。

柳余乐看着她的鞋——皮靴很脏，黑色的鞋面上有几处泥点印，鞋底满是干透了的黄泥。三天以前，他们在郊外的山上游玩，突然下起了雨，二人找了个没人住的房子避雨，没想到那房子竟忽然就塌了，男人被砸在了碎砖里，女人站的地方没塌，侥幸躲过一劫。

生命监测仪上又有了动静，直线开始有了波动。女人坐在地上，像是要笑，又像是要哭。

“把你们那天拍的照片给我看看。”柳余乐走过去对她说。女人愣了愣，柳余乐命令式的口吻，尤其是那理所当然的表情让她很不舒服，但她还是把手机递给了柳余乐。

“都在里面了。”

柳余乐从女人的手机里调出一张孙伟的照片，他站在一棵桦树下大笑，全然不知几个小时之后自己将会经历怎样一场劫难。柳余乐站在原地想了片刻，然后疾步走进急救室，用电筒照孙伟的右耳。耳道内大约三公分的地方，赫然有一个米粒大小的黑色物体。

果然是它！

“是蜱虫！”柳余乐宣布她的发现。蜱虫本身没有毒，但常常携带多种病毒，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病毒仓库，是极为可怕的病毒传播体。

柳余乐用棉签蘸了酒精，涂抹在蜱虫的身上，后者抖了一下，头部便从耳朵的皮肤里脱了出来，柳余乐急忙用镊子将它夹了出来。

“出血热和病毒感染都是因为这东西，”秦苏恍然，“估计是从树上落到病人身上的，后来又爬进了耳朵里。”

内科主任董和拍了拍柳余乐的肩膀：“年轻人前途无量啊！”

“真亏了你了，要不然还真想不到。”赵一飞睁大眼睛，不管怎样，致病原因已经明确了，大家都松了口气，接下来只需要对症治疗。

“我也是碰运气。那东西藏得太深，耳朵周围又没有皮疹，很难发现的。”柳余乐并不像大家那样轻松，她厌憎地瞥了一眼被她夹出的那只虫子，还不到人类体积的千分之一，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人类置于死地。

眼睛能看到的安全，从来不是真正的安全。

3

做完手术已经是下午3点了。虽然没吃午饭，但柳余乐并不觉得饿，她的身